

新刻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前集

十二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

卷之一

元光封事

劉向

紹興封事

胡銓

跋紹興封事

吳憲仲

跋紹興封事

周必大

跋紹興封事

楊萬里

跋紹興封事

薛紱

與胡邦衡送行詩附

王廷珪

卷之二

壬午應詔封事

朱熹

卷之三

庚子應詔封事

朱熹

卷之四

戊申封事

朱熹

卷之五

己酉擬上封事

朱熹

卷之六

請立梁王疏

賈誼

十漸疏

魏證

議揚館條奏貢舉疏

賈至

卷之七

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陸贄

議學校貢舉狀

朱軾

論時政狀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一

封事

○○元光封事一依正本漢書音

劉向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鋪叙有倫首尾相應又須要着向所與是何地

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剛畝猶不

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

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

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自舜至幽厲以後皆言

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

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眾賢罔

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紛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

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

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

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

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

飴音同我釐音來麩音來麩音來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

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

之無良相怨一方眾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

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

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眾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翹故

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訶訶當是之時日月

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

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

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

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惜莫

微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
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眾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
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
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
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
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
震五山陵崩池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兩一火災
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鵲退飛多麋有蜮蜚鸚鵒來巢者
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
大兩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饉蝨蠹蠱干並起當是時禍
亂輒雅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
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負_頃侯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
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
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
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
三代之業招文季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駁白黑
不分邪正雜揉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_舛午_反五_故膠
戾乖刺_反更相讒_易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
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羣
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
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
勢之人子弟鱗集于朝羽翼陰附者眾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
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湧出陵谷易處列星
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_前循詩人之所刺_也而欲
以成太平致雅頌播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
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

之故猶不能解紛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
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諸之
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
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眾賢退言不羣枉感則正士消故易有
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不君臣而
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遠而
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鹿見晁筆消與易同義昔者繇共工驩兜與
舜禹雜處堯朝看地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
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其工管蔡故
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子偕仕於魯季斯與叔孫俱官於秦
定公始皇賢季子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始亂
反覆之謂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
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
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
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譖不
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
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
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
成羣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善不為朋黨禹稷與
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
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在下位則思
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
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眾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
並交戰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歎歎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
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
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

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
近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括及前蘇周啓之所
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
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
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而
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
不敢不通所聞切推春秋災異以救人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
泄

〇〇 紹興戊午論和議封事 是年十一月 上 澹庵胡忠簡公

稍振將後之安味久遠之計遂以此其意天下之人且夫
偷一時之安味久遠之計遂以此其意天下之人且夫
行墮勇人之計抑爵之氣無不其意天下之人且夫
得言官胡某乃能不思其意天下之人且夫
者回天難真國營也其意天下之人且夫
聞今復見喜胡公悲其文墜地且欲使或焉亦計國之

有人不願望今已進用矣其施為注情必大有可觀者則
胡公之志矣患其不伸耶因除名編置均州
院編修官上書論和議其意天下之人且夫
任公知後過巨則推從姪昌齡字長彥賢而可託故以
稟舉本已數十載年矣昔願魯公吉魚胡恩論坐位故
心畫端助實法魯公自當並傳於百世慶元丙辰六月
庚戌平園老叟周必大書
生忠簡公請尚方劍以却帝秦之書當具一封朝奏
之日雲苗聞之募以千金三曰得之君臣動色發國有
人焉之漢自是不敢南顧者二十四年其昔謂其文
見其意財尺紙月一尺之紙乃能去百萬之師一何壯
哉其傳本以千金况其意天下之人且夫
揚雄太交焉之侯色其意天下之人且夫
海之時以子之強深此意天下之人且夫
臨其人何如也冒濫幸能保而求之他人而屬之儲子昌
子詳又能刻石以不後後李其亦賢矣若胡氏助有人矣
夫嘉泰癸亥仲冬丙寅門人楊萬里敬書
數見惟漢失雲義在前掘里元請斷特推張馬頭唐柳抗
官請罕宰臣秦極等首於稟街烈氣相望雲不絕數語
亡乃天理之存亡不獨係一時之榮辱乃萬世之存

自槍決和議迄今廿年為陵夷國脈未雪大讎未復三朝
為之不振當時三數人皆隨門寸斬未足快云下忠
義之并胡公之羊豈為過乎抗節果與公併氣節
然元振胡公之錫禹亦不足辱尚方劊也公併氣節
其大古今罕聞公之子淵守流涕為賦張源長潭以公
手書遺藁石刻見遺絳齋戒即誦公之詩以公
精神製當解解和之角以為公之精神製當解解和
襲以毀唯之襲載以都亭之輦發輿力折忠孝之節以
漢嘉帝下詔公未尺之歸母取數開清于澤歸立家
可與日胡爭光信哉

左通直郎樞密院編修官臣胡銓齋沐裁書昧死百拜獻于皇帝
陛下臣謹按王倫本一鄉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幸
以使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
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吳欲劉豫我也
劉豫臣事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
若獲改慮猝而縛之父子虜商鑿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

吐段刪

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屈
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汚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社朝
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
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
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
率而拜犬豕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
屈膝則梓宮可還大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
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變之情偽已
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難而不報令右
忍恥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
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
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
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矣向者

史段剛

陛下開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等况今國勢稍張
 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
 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
 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虜之下哉今
 無故而反臣之欲為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
 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
 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
 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
 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
 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
 近者禮部侍郎曹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
 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慢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
 會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
 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
 管仲伯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
 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
 之罪人也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
 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
 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入臺
 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
 折衝禦侮邪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
 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
 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
 海而死耳能處小朝廷求活邪辛亥有旨某書以檜削籍流貶
議出為福州會刑責新州又
改吉陽軍斥居海外二十一年
○ ○ ○ 盧溪王國柱與檜手簡某自去平聞邦衡以言事
貶福州中外皆瞻望約刻於書作送行詩以俟邦衡之

南走欲效昔人送唐公為一時盛事既而恨邦衡議大
 輒此作遂發往時陳荃中鄉志元夕震天下為言
 然當時利害尚未及今日事體之重也國危矣諫官
 史不敢言而邦衡以一編修官摩天子之逆鱗折宰相
 而不知其非所謂偶然而喪公議一出天子喟然思見其
 知新而邦衡也斯道未喪公議一出天子喟然思見其
 人邦衡雖欲散髮岩岫效漢之關致不可得矣
 日清都虎豹閉百辟動容觀奏請幾人回首愧朝臣
 高北斗星辰上身階南州瘴海間豈待他年公議出漢
 廷行召賈生還大夏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柱傾危
 瘵兒不了官中事男子要為天下奇當日燕帥皆膽落
 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咳
 新州飯在如丘山足護持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平, 生, 忠, 義, 只, 心, 知, 端, 能, 飽, 咳, 新, 州, 飯, 在, 如, 丘, 山, 足, 護, 持)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五十六



封事

壬午應詔封事

朱文公

八月七日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岳廟臣朱熹謹昧死再拜上書于
皇帝闕下臣恭惟太上皇帝再造區宇命中興憂勤恭儉二十六
年春秋未高方內無事乃深惟天下國家之至計一旦而舉四海
之廣天位之尊斷自宸衷傳之聖子皇帝陛下恭承慈訓應期御
歷爰初踐祚曾未幾何而設施注措之間所以大慰斯民之望者
新而又新曾靡虛日其規模固已宏遠矣然猶且謙冲退託不以
聖智自居首下明詔以求直言此尤足以見帝王之高致知為治
之先務也天下幸甚臣切伏草茅深自惟念天下之大不為無人
忠言嘉謨崇論欲議計已日陳於陛下之前尚恐不足仰望清光
無以少備採擇况臣之愚雖欲效其區區豈能有補於萬分之一
哉又惟即位求言累聖相承以為故事則未知今日陛下之意姑
以備故事而已耶抑真欲博盡群言以冀萬一之助也臣誠愚昧
不知所出愛君尊主出於犬馬之誠有不能自已者故昧死言之
惟陛下留聽臣伏讀詔書有曰朕躬有過失朝廷有闕遺斯民有
戚休四海有利病並許中外士庶直言極諫者臣切以陛下潛德
宮府幾三十年不迹聲色不殖貨利無一物之嗜好形於宴私無
一事之過失聞於中外昧爽而朝嚴恭寅畏二孝之德孚于上下
所以大繫群生之仰望潛發太上之深慈以至於膺受付託奄有
萬方者其必有以致之矣然則聖躬之過失臣未之聞也今者臨
御未幾而延登故老召用直臣抑僥倖以正朝綱雪冤憤以作士
氣貢奉之私不輸於內帑恭儉之德日聞於四方凡天下之人所
欲而未行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恨然則朝政之闕遺
臣亦未之聞也至於斯民之戚休四海之利病則有之矣然臣拜

伏聞陛下有餘年足跡未嘗及乎四方其見聞所及之一二內自
隱度皆非今日所宜道於陛下之前者不敢毛舉以溷聖聽至若
陰拱噤默終不爲陛下下一言則又非臣之所敢安也臣聞召公之
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軼初生自貽哲命孟子之言亦曰雖有
智慧不如乘勢方今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蘄向方切此亦陛
下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爲之會也又况陛
下聖德隆盛天下之人傳誦道說有年于茲今者正位宸極萬物
咸覩其心蓋皆以非常之事非常之功望於陛下不但爲守文之
良主而已也然而祖宗之境土未復宗廟之讎恥未除戎虜之奸
譎不常生民之困悴已極方此之時陛下所以汲汲有爲以副生
靈之望者當如何哉然則今日之事非獨陛下不可失之時抑國
家盛衰治亂之機朝社安危榮辱之兆亦皆決乎此矣蓋陛下者
我宋之盛主而今日者陛下之盛時於此而不副其望焉則祖宗
之遺黎裔胄不復有所歸心矣可不懼哉可不懼哉臣愚死罪竊
以爲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也朝政雖未
有關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也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
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也蓋學不講則過失萌矣計不定
則闕遺大矣本不端則末流之弊不可勝言矣臣請得爲陛下詳
言之臣聞之堯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夫堯舜禹皆大聖人也生而知之宜無事於學矣
而猶曰精猶曰一猶曰執者明雖生而知之亦資學以成之也陛
下聖德純茂同符古聖生而知之臣所不得而窺也然竊聞之道
路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衡石之程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
而已比乎以來聖心獨詣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
之書踈遠傳聞未知信否然私獨以爲若果如此則非所以奉承
天錫神聖之資而躋之堯舜之盛者也蓋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

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是以古者聖帝
明王之學必將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
義理所存纖微畢照瞭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
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苟惟不孝與
孝爲而不主乎此則內外本末顛倒繆戾雖有聰明睿智之資孝
友恭儉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理終亦無補乎天下
之治亂矣然則人君之孝與不孝所孝之正與不正在乎方寸之
間而天下國家之治不治見乎彼者如此其大所繫豈淺淺哉易
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類之謂也蓋致知格物者堯舜所謂
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見
於行事者惟此而已至於孔子集厥大成然進而不得其位以施
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爲六經以示後世之爲天下國家者於其
間語其本末終始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則今見於戴氏之記所
謂大孝篇者是也故承議郎程顥與其弟崇政殿說書頤近世大
儒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孝皆以爲此篇乃孔孟遺書孝者所當
先務誠至論也臣愚伏願陛下捐去舊習無用浮華之文攘斥似
是而非邪說之說少留聖意於此遺經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置
諸左右以備顧問研究充實務於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國家
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然後知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而獨得
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矣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
以歷代之跡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以陛下之明聖而所
以浚其源輔其志者如此其備則其所至豈臣愚昧所能量哉
臣非知道者凡此所陳特其所聞於師友之梗槩端緒而已陛下
由是講孝而自得之則必有非臣之言所能及者惟陛下深留聖
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臣又聞之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易之
計而於乎儉政事樞秉袂而已矣非隱奧而難知也然其計所以

不能定者以講和之說疑之也夫金馬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其不可和也義理明矣而或者猶為是說者其意必曰今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未有可以恢復中原之策退未有可以備禦衝突之方不若縻以虛禮因其來聘遣使報之請復土疆示之以弱使優游驕怠未遽謀我而我得以其間從容興補而大為之備萬一天意悔禍或誘其衷則我之所大欲者將不用一士之命而可以坐得何憚而不為哉臣切以為知義理之不可為矣而猶為之者必以有利而無害故也而以臣策之所謂講和者有百害而無一利何苦而必為之夫復讎討賊自疆為善之說見於經者不啻詳矣陛下聰明稽古固不待臣一二言之請始陳其利害而陛下擇焉夫議者所謂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不能功退不能守何為而然哉正以有講和之說故也此說不罷則天下之事無一可成之理何哉進無生死一次之計而退有迂延可已之資則人之情雖欲勉強自力於進為而其氣固已渙然離沮而莫之應矣其守之也必不堅其發之也必不勇此非其志之本然氣為勢所分志為氣所奪故也故今日講和之說不罷則陛下之勵志必淺大臣之任責必輕將士之赴功必緩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以聽其上之所欲為然則本根終欲何時而固形勢終欲何時而成恢復又何時而可圖守備又何時而可恃哉其不可莫明矣若曰以虛禮縻之則彼雖仁義不足而誠有餘誠有謀我之心則豈為區區之虛禮而驕誠有兼我之勢則亦豈為區區之虛禮而輟哉若曰示之以弱則是披腹心露情實而示之以本然之弱非強而示之弱之謂也適所以使之窺見我底蘊知我之無謀而益無忌憚耳縱其不來我恃此以自安勢分氣奪日復一日如前所云者雖復曠日十年亦將何計之可成哉則是所以驕敵者乃所以啓敵而自驕所以緩寇者乃所以養寇而自緩為虜計則善矣

而非吾臣子所宜言也且彼自有中原歲取金幣全盛之勢以制和與不和之權少孺則以和要我而我不敢動力足則大舉深入而我不及支蓋彼以從容制和而其操術常行乎和之外是以利伸否蟠而進退皆得而我方且仰首於人以聽和與不和之命謀國者惟恐失勇人之驩而不為久遠之計進則失中原事機之會退則沮忠臣義士之心蓋我以汲汲欲和而志慮常陷乎和之中是以跋前疐後而進退皆失自宣和靖康以來首尾三十四年虜人專持此計中吾腹心決策制勝縱橫前却無不如意者而我墮其術中曾不省悟危國工師如出一轍去歲之事人謂朝廷其知之矣而解嚴未幾使復至彼何憚於我而遽為若是是又欲以前策得志於我而我猶不悟也受而報之信節未還而海州之圍已急矣此其包藏反覆豈易可測而議者猶欲以已試敗事之餘謀當之其亦不思之甚也哉至於靖復土疆而冀其萬一之得此又不思之大者夫土疆我之舊也雖不幸淪沒而豈可使彼仇讎得得以制其子奪之權哉顧吾之德之力如何耳我有以取之則彼將不能有而自歸于我我無以取之則彼安肯奉吾力之所不能取者而與我哉且彼能有之而我不能取則我弱彼強不較明矣縱其与我我亦豈能據而有之彼有大恩我有大費而所得者未必堅也向者燕雲三京之事可以監矣是豈可不為之寒心也哉彼使萬有一而出於必不然之計彼誠不我欺而不責其報我必能自保而永無他虞則固善矣然以堂堂大宋不能自力以復宗祖之土宇顧乃乞丐於仇讎以為國家臣雖不肖切為陛下羞之夫前日之遣使報聘以是為請既失之矣及陛下嗣位天下之望曰庶幾乎而赦書下者方且禁切諸將毋得進兵申遣使介告諭纂承之意繼脩和好之禮亦若有意於和議之必成而坐待土疆之自復者遠近傳聞頓失所詢臣愚不能識其何

說而切數左右者用計之不詳也古語有疑之事無功疑行無名
今勇以好來而兵不敢我所以應之者常不免出於兩塗而無一
定之計豈非所謂疑事也哉以此號今使觀聽然惑離心解体是
乃未攻而已却未戰而已敗也欲以此成恢復之功亦已難矣然
失之未遠易以改圖往者不可諫而來者猶可追願陛下疇嘗
大臣總攬羣策鑒失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
害之實罷黜和議追還使人苟未渡淮猶將可及自是以往閉
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脩政事攘夷狄之外子然
無一毫之可恃以為迂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
後將相軍民遠近中外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必於復讎啓土而
無玩歲愒日之心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
兵強於是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
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此不過少遲數年之久而理得勢全各正實
利其與講和請地苟且僥倖必不可成之虛計不可同年而語也
惟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至於四海之利病臣則以為
繫於斯民之戚休斯民之戚休臣則以為繫乎守令之賢否然而
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陛
下以為今日之監司奸賊狼藉肆虐以病民者誰非宰執臺諫之
親舊賓客乎其既失勢者陛下既接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矣
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願陛下無自而知之耳然則其事之利為民
之休其事之病為民之戚陛下雖欲聞之亦誰與奉承而致諸民
哉臣以為惟以正朝廷為先務則其患可不日而自革而陛下似
亦有意乎此矣蓋目前所號召數君子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士
也所正朝廷之具豈有大於此者哉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
之宜者亦異願陛下於其大者使之贊元經體以亮天工於其細
者使其居官任職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之責明治

休者所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各奉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疎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不者雖近必奔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機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久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除又何足以勞聖慮哉苟惟不然而切切然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事欲以惠民而適增其擾者有之欲以興利而益重其害者有之紛紛叢聒既非君道所宜宣布奉行徒為觀聽之美而已則亦何補之有况今旱蝗四起民食將乏圖所以寬賦役備賑贍業流通銷盜賊之計尤在於守令之得其人而其本原之地則又有在願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蓋天下之事至於今日無一不弊而不可以勝陳以獻言者之衆則或已能更盡之矣然求其所謂要道先務而不可緩者此三事是也夫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脩政而經理乎其忠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伏惟陛下因此初政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為之會於此三言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則夫所謂不可勝陳之事凡見於議者之言而合乎義理之公切於利害之計者自然循次及之台得其所若其不然舍雖有求治之心而致之不得其方雖有致治之方而為之不得其序一旦恭勞儉苦憂勤過甚有所不堪而不見其效則亦終於因循怠惰而無所成矣豈天下之人所以延頸牽踵而望陛下之初心哉至於是時雖欲悔之臣恐其倍勞聖慮而成效不可期也又况旱蝗之災環數千里陛下始初清明行誼未過而天戒赫然若使其甚其必有說矣臣愚切以為此乃天心仁愛陛下之厚不

待改過行失其先致其警戒之意以啓聖心使盛德大美始終純全無可非附如商中宗周宣王因異而脩德以致中興也是宜於此三術屢省而亟圖之以順民心以答天意以陛下之聖明必將有以處此愚臣以慮獨患議者不深惟其所以然之故以為其間不免有所更張或非太上皇帝之意者陛下所不宜為以弗親志臣切以為誤矣恭惟太上皇帝至公無心合德天地臨御三紀艱難自為其用人造事皆因時循理以應事變不嘗膠於一定之說先後始末之不同如春秋冬夏之變相反以成成功存神過化而無有毫髮私意凝滯於其間其所以能超然遠引從脫萬乘而不以為難者由是而已本其傳位陛下之志豈不以陛下必能緝熙帝季以繼跡堯禹乎豈不以陛下必能任賢脩政以惠康小民乎誠如是也則臣之所陳乃所以大奉太上詒謀翼之聖心而助成陛下尊親承志之聖孝也義者顧欲守一時偶然之跡一二以循之以是為太上皇帝之本心則是以事物有形之粗而語天地變化之神也豈不謬哉且古者禪授之懿莫如堯舜之盛而舜承堯禪二十有八年之間其於禮樂刑政更張多矣其大者季十六相皆堯之所未季去四凶皆堯之所未去然而舜不以為嫌堯不以為罪天下之人不以為非載在履書孔子錄之以為大典垂萬世法而况臣之所陳非欲取太上皇帝約束紛更之也非貴而所賤賤其所貴而悉更置之也因革損益顧義理如何耳亦何不可而陛下下何以之有哉願早圖之以幸天下毋疑於臣之計也若夫戰守之機形制之勢則臣未之季不敢妄有所陳然切文上流督帥物均素輕點涉宜效於已試下流戍兵直奔淮甸長江之險與虜共之斯乃古今之所共憂愚智之所同惑臣雖鄙闇亦切疑之况今秋氣已高屬情巨測傳聞洶洶咸謂當復有去歲之季雖虛實未可知然是一者實強一安危刑勢所係呼嗟俯仰之間未

足以喻其急也願陛下并留聖意臣不勝大願臣凡愚不學頃歲
冒昧群試有司大上皇帝賜之末第獲叨官祿既又誤聽人言猥
加收召適以疾病留落不前今則血氣益衰精神益耗屏居山田
未知所以仰報大恩之日敢因明詔罄竭愚衷昧死獻書以聞

新編諸儒批點古文集卷之二

未快所以此序大以之日前自能隨數或更相與構以謂
賦外否商又天味留卷不前不惟也原其來前卷之
冒昧群試有司大上皇帝賜之末第獲叨官祿既又誤聽人言猥
加收召適以疾病留落不前今則血氣益衰精神益耗屏居山田
未知所以仰報大恩之日敢因明詔罄竭愚衷昧死獻書以聞

封事

庚子應詔封事

朱文公

四月二十一日宣教郎權發遣南康軍事兼管內勸農事提轄本軍界分諸鋪逆角借緹臣朱熹謹齋沐奉疏東向再拜昧死獻于皇帝陛下臣伏觀三月九日陛下可議臣之奏申勅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悉以上聞無有所隱臣以布衣諸生蒙被聖恩待罪備壘乃獲遭值仁聖永言願治不間踈遠如此其敢不悉心竭慮以塞詔旨然臣嘗病獻言者不惟天下國家之大體而毛舉細故以為忠聽言者不察天下國家之至計而抉摘隱伏以為明是以獻言雖多而實無所益於人之國聽言雖廣而實無以盡天下之美臣誠不佞然不敢專以淺意小言仰奉明詔惟陛下幸於其大者垂聽而審行之則天下幸甚臣嘗謂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

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為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蓋謂此也夫民之不可不恤不待曾者而後能知亦不待明者然後能言也然欲知其憔悴困窮之實與其所以致此之由則臣請以所領之郡推之然後以次而及其所以施置之方焉臣謹按南康為郡土地瘠薄生物不暢水源乾澆易得枯涸人民稀少穀賤農傷固已為貧國矣而其賦稅偏重比之他處或相倍蓰民間雖復盡力耕種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納稅賦須至別作營求乃可陪貼輸官是以人無固志生無定業不肯盡力農桑以為子孫久遠之計幸遇豐年則賤糲未穀以苟目前之安一有水旱則扶老携幼流移四出視其田廬無異逆旅之舍蓋出郊而四望則荒疇敗屋在處有之故臣自到任之初即當具奏乞且將星子一

縣稅錢特賜蠲減又嘗具申提點坑冶司乞爲敷奏將夏稅所折木炭價錢量減分数其木炭錢已蒙聖慈曲賜開允獨減稅事漕司相度方上版曹若得更蒙聖恩特依所請則一方憔悴困窮之民自此庶幾復有更生之望矣然以臣計之郡之接境江饒等州土田瘠薄類此者非一郡一縣而已也稅賦重大如此者非一料一色而已也若不大爲經理深加隱恤雖復時於其間少有縱舍如以杯水拯一車薪之火恐亦未能大有所濟而剝膚椎髓之禍必且愈深愈酷而不可救元氣日耗根本日傷一旦不幸而有方數千里之水旱則其橫潰四出將有不可如何者未知陛下何以處此此臣所謂民之憔悴困窮而不可恤者然也而臣所謂省賦理軍者請復言之夫有田則有租爲日久矣而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爲苦者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也夫二稅之入盡以供軍力有常數其時有常限而又有貼納水脚轉輸之費州縣皆不容有所寬緩而減免也州縣既無贏餘以給官吏養軍兵而朝廷發下離軍歸上等入又無紀極支費日增無所取辦則不免創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且如納米收耗則自七斗八斗以至於一倍而未止也豫借官物則自一年二年以至於三年四年而未止也此外又有月椿移用諸雜名額拋賣乳香科買軍器寄招軍兵打造鐵甲之屬自版曹總所以至漕司上下相承遞相促迫今日追究人吏明日取勘知通官吏無所從出不過一切取之於民耳蓋不如是無以補舊欠支目前雖明知其一旦發竟違法抵罪而不及顧也夫以罪及其身而不暇恤尚何暇於民之恤乎以此觀之則今日民貧賦重其所從來亦可知矣若不計理軍實而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然國家慶觀東南恢復之勳未集所以養兵而固圍者常患其力之不足則兵又未可以遽減竊意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實開廣屯

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誠能行此三者而又時出禁錢以續經用民力庶其可寬也今將帥之選率皆膏粱駿子斯役凡流徒以趨走應對為能苞苴結托為事物望素輕既不為軍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費已是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哀歛刻剝經營費取百種搜羅以償債負債員既足則又別生希冀愈肆誅求蓋上所以奉權貴而求避擢下所以飾子女而快已私皆於此乎取之至於招收簡閱訓習折墜凡軍中之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既已困於刻剝苦於役使而其有能者又不見有優異無能者或反見親寵然怨鬱積無所伸訴平時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可恃至於軍中子弟亦有素習弓馬諸曉戰陣者例皆不肯就本軍投募而朝廷反為之分責州縣枉費錢物拖拽短小生疎無用之人以補軍額凡此數端本末巨細無不垂錯而所謂將帥者私欲飽滿鑽研有效則又可以東裝問陸而望他軍之積以為己資矣故近歲以來管軍臣僚遷代之速至有一歲再易者是則不為軍中利病無由究知冗兵浮食日益猥衆而此人之所盜竊破費與夫送故迎新百邑支用已不知其幾何矣至於總餽輸之任者亦皆負荷幽陰交通賄賂其所程督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多為供軍而輦載以輸於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若乃屯田民兵一事又特為誕謾小人切取官職之資而未聞其有絲毫尺寸可見之效凡此數弊天下之人孰不知之而任事之臣畧不敢一言以告陛下惟務迫趣州縣使之急征橫賦戕伐邦本而其所以欺陛下者則曰如是而國可富如是而兵可彊陛下亦聞其說之可喜而未究其實往往誤加獎寵異以事權是以比年以來此輩類皆高官厚祿志滿意得而生民日益困苦無聊賴豈等有識之士相與私議竊歎以為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顧獨陛下未之知耳為今之計欲討軍實以紓

民力則必盡反前之所為然後乃可興也蓋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託之私務求忠勇沉毅實經行陣曾立勞效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無苞苴請託之私則刻剝之風可革將得其人則軍士畏愛奮厲蒐閱以時而寬名冗食者不得容私於其間得人而又其任則上下相安緩急可恃而又可以省送迎之費軍之法卒與凡北來歸正添差任滿之人皆可歸之屯田使之與民雜耕而漸損其請給其有材勇事藝之人則計其品秩而多與之田因為什伍之長使教其人習於馳射擊刺行伍之法能去諸州招軍之令而募諸軍子弟之驍勇者別授以田使隸尺籍大抵令與見行屯田民兵之法相為表裏擇老成忠實通曉農兵之務者使領其事付以重權久其事任毋貪小利毋急近功俟其果能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之數然後議其課最增而因任之如此十數年間自然漸見功效若其功效未能遽見之間而欲亟圖所以紓州縣民間目前之急者則願深詔主計將輸之臣且於見今椿積金穀緡綿數內每歲量撥二三十萬視州郡之貧乏者特與免起上供官物二五分而代其輸向後軍籍既移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則上項量撥之數可以漸減而州郡免起之數可以漸增州縣事力既益寬舒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以寬恤歲課而時稽之不惟去其加耗預借非法科敷之弊又視其土之肥瘠稅之輕重而均減之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意所在曠土亦當漸次有人開墾布種而公上之賦亦當自然登足次第增羨不俟程督迫促而國賦可富兵食可彊矣此臣所謂自賦治軍之說然也至於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則非臣職之所當及然天下萬事之根本源流有在於是雖欲避而不言有不可得者且臣頃於隆興初元謬蒙召對蓋已畧陳其梗槩矣今請昧死復為陛下畢其說焉夫

所謂綱者猶網之有綱也所謂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網無綱則不能以自張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則有一家之綱紀一國則有一國之綱紀若乃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綱紀也然而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友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係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邪私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止也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縱史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誠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則天下萬事將無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不謹也今天下之事如前所陳亦可見矣陛下欲恤民則民生日蹙欲理財則財用日匱欲治軍則軍政日紊欲恢復土宇則未能北向以取中原尺寸之士欲報雪讎耻則未能繫羈單于之頸而飲月氏之頭也此其故何哉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所與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也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謹言而安於私勢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者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實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雖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畧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彙窟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入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

之綱紀而已乃并與陛下所以立綱紀者而壞之使天下之忠臣
賢士深憂求歎不樂其生而貪利無耻敢於為惡之人四面紛然
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欲然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
理軍政何自而脩士卒何自而復而宗廟之讎耻又何時而可雪
耶臣誠至愚不勝憤懣因伏惟念自頃進對得竭狂瞽陛下不唯
赦而不誅其後十七八年間兩蒙收召五被除擢雖臣愚暗自知
無用於世又為疾病憂患之所牽留有不得祗拜恩命者然陛下
之知臣不為不深憐臣不為不厚顧臣乃獨畏懦藏縮孰視天下
之綱紀發亂生靈困苦至於如此而不能捐生出死一為陛下言
之是陛下不負臣而臣負陛下也今者幸值聖明開廣言路而臣
官守適在可言之數於此而又不言則臣之罪雖萬死不足以自
贖是以敢冒言之伏惟陛下曲加容貸留神省察奮發剛斷一正
宸心斥遠佞邪建立綱紀以幸四海困窮之民則臣不勝大幸千
冒斧鉞臣無任瞻天之望戰慄俟命之至臣熹昧死拜謹言

貼黃

本軍管內去秋晚田旱損去冬地震有聲臣已各具奏聞去訖
是後一向缺雨耕牛疫死今雖得雨恐已後時而牛死不止勢
甚可慮伏乞睿照臣昨蒙賜對面奉玉音治天下當以正心誠
意為本常切仰敷聖學高明深達治本如此天下安得不治比
年以來乃聞道路之言妄謂陛下惡聞正心誠意之說臣下當
進對者至相告戒以為語忌臣雖有以決知其不然然切深慮
此語流傳上累聖德下惑羣聽伏望睿明更賜財幸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四

封事

戊申封事

朱文公

文公年譜云

入夜漏下七刻字宗已就寢矣
之終之漏翌日除主官人乃言無事

書

十一月一日朝奉郎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臣某
齋沐具疏昧死再拜獻于皇帝陛下臣切觀今日天下之勢
之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蓋無一毫一髮不受病者雖
居飲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證深於醫者固已望而走矣
得如靈扁其陀之輩投以神丹妙劑為之瀉腸滌胃以去其病
後可以幸於安全如其不然則病日益深而病者不責其可
殆非俗醫常藥之所能及也故臣前日之奏願藥不賸眩
不瘳之證意蓋為此而其言有未及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

勝其衆獨以天下之大本為今日之急務深為陛下言之蓋天下
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務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率綱
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請昧死而忠陳之
惟陛下之留聽焉臣之願以陛下之心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
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
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
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
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
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
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
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臣所以正君
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
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本無

一人不歸吾之仁者

惟精惟一介執中夫以盡心知覺一而

矣而以爲有仁心者則其別者何哉蓋以其心之靈而

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其心之靈而

微而難見川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金上留不能無入心亦莫不精

是性故金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雖平方寸之量而不知所以治

之則名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以爲平人欲之私矣

精則察夫二者少濇而不精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

事矣則先以昔者動靜云爲自天無不及之善矣又揚諸語

危者及而微者動靜云爲自天無不及之善矣又揚諸語

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克己

而由人乎哉夫仁者本心之全體也己者一身之私欲也

理之節文也蓋人心之全體莫非天理之所爲然既有其身則亦

不能身以欲之私以害焉故爲仁者必有以勝其私欲而復於

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德既全則金以天下之

大而先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其幾則固在我不在人也曰

克己不以爲難則私欲爭於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此大

舜孔子之言而臣職妄論其所以用力之方如此伏乞聖照然

邪正之驗者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

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閔睢之德後

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

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

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下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

敢通內外切威福招權中寵以素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

省以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邪私之間然後發號施令

羣聽不疑進賢退奸衆志成威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

得以脩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

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

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凜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臣切見周禮天官冢宰一後世用意最深切外微知二代人主正心聖心陛下試以是思之吾之誠意之幸於此考之可見其所以也

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末覩其內而占其外則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又已不勝其籍籍矣臣切以是窺之則陛下之所以脩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狂者淵觀說林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切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主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不當論况其有才適所以為奸幸勇而不可復用乎且如向來主管喪事飲食几筵之命遠近傳聞無不切笑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播于夷狄傳於後世且以陛下為何如主也縱有曲折如前日所以諭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曉之耶刑餘小醜不比人類顧乃榮感聖心虧損聖德以至此極而公卿大臣拱手執視無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特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臣伏見陛下御下御近年以來無復有言此者蓋知其根株牢固不可動搖言之無益徒取罪禍以致所言他事亦不見用故置此事於度外而姑論其其既久則習熟見聞以為常事而不足言正如今年冬雷秋雪時時有之入遂不以為異然此豈可常之理哉惟臣愚暗不識時宜故今日猶復論此人所難言之必使陛下聽之雖幸不蒙採擇而亦未見有所施行也臣切思之必使陛下聽之雖幸不蒙採擇而亦未所愛幸之人誠有所難能者然此非利善既陳於前而臣所深愛又思其不可為後世法也伏惟陛下深為宗社子孫不世之慮忍而行之天至其納財之塗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於前

日亦嘗輒以面奏而陛下諭臣以為誠當深察而痛懲之矣退而始聞陛下比於環列之尹已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於人言然猶未嘗明正其罪而反寵以崇資巨鎮使即便安此曹無知何所忌憚况中外將帥其不為此者無幾陛下亦未能推其類而悉去之也臣切聞之道路自王莽既逐之後諸專為將交通內侍總賂買官得其自意風喻軍中等第論薦以欺陛下矣將帥之牙僧也今雖去之而未止其罪又聞向者將帥之利之事亦非此入內侍營務致罪人漏網言者被罪中外至今為之不平既而又有置名揭榜暴其過惡者亦被與此不准行遣大備足為聖政之累而自此之後遂無復有人敢言將帥之罪者以小人重兵或在周旋財賄之間或在江湖千里之外而中外无一人敢白其奸此於國計深恐未便陛下竭生靈之膏血前代之監蓋亦非外仗乞陛下少留聖慮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為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温飽甚者採薪織屨撥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塗澤倚市門以求食也然言諛諛悖逆絕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皆為將帥者巧為名色頭會其歛陰奪取其糧賜以自封殖而行貨取也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既厭足矣然後時以薄少號為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然怒之毒於陛下且幸陛下受其獻則後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出入禁闈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寵昵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為也哉據已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夫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為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

人則不能无私費於是内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為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无有私而不公之処其所以与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為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万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臣竊聞太祖

內躬成躬衛正聖洞開重門顧謂侍臣曰此如我心少有利曲皆見之竊謂大德皇帝不為文字言語之享而其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与堯舜之心若合符節此其所以肇造區夏而垂裕无疆也况惟陛下遠播前聖而近以皇祖之訓為法則一心克正而遠近矣伏乞聖照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疆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官中府中俱為一体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為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上内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内之所出者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内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鄰敵之虞内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為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蚤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一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繆檢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碍乎此則善政必不得立而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而貽燕之謀未遠輔相之職不脩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愁兵怨國勢日卑一旦猝有不虞巨劫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臣來而奏劄于内一即云伏願陛下自今以欲耶果天理也則發以廣之而不使其少有壅礙果人欲也則發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如事

之際元不以是裁之知其為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
 當其力之也知其為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
 其力之也知其為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
 其不眾而不當其力之也知其為不肖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
 不專聚之惟恐其不眾而不當其力之也知其為不肖而用之
 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眾而不當其力之也知其
 為不肖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眾而不當
 其力之也知其為不肖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
 其不眾而不當其力之也知其為不肖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
 不專聚之惟恐其不眾而不當其力之也知其為不肖而用之
 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眾而不當其力之也知其
 謂數世之仁者蓋已微發其端而未敢索言之也夫太子天下之
 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保傅傳者詳矣陛下聖學高明洞貫
 古今宜不待臣言而諭然臣嘗切怪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
 踈畧之甚也由前所論而觀之豈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踈畧
 因是亦以是為當然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官寮
 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懷薄
 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聞亦姑以應文備數而
 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官
 者數而已皇太子素生夙成閱理又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
 心難保氣習易汙習方且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
 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遠去
 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常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
 之制或不可考正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
 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二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其選
 甚重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
 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邪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
 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
 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樂狎奇袤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至於
 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
 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
 未之思邪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
 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

各復其職官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於此而後通焉又
置貧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宜稍倣六典親王之制置
傳友諮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眾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
皆置正員不為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已畧備矣
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燕遊從容啓迪凡古先聖王正心脩身平
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
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
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此
今日急務之一也臣伏見比者聖訓今皇太子參決庶務此見聖
失也然臣之愚見則以為使之習事不若勉其脩德况今皇太子
育德春宮我二十年其於天下之事蓋不待習而先不盡矣獨恐
正心脩德之學未至而於物終之私未絕有於繁索則雖習於其
事而或不能自決於取舍之間故臣切論兼養之未至者非有他
也但欲陛下更留聖意至於選任大臣之說則臣前所謂勞於求
賢而賢人不得用者言一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
下之事必得剛明公直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
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
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
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
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真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
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
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幸而加之於位是以除善未出而其物色
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故以陛
下之英明剛斷豈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謩
之比顧常反得如秦檜晚羊之執政臺諫者而用之彼以人臣竊
國柄而畏患言之悟主以發其奸也故專取此流以塞賢路蔽主
心乃其勢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極威福自己亦何賴於此輩
而乃與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聰明自壞其綱紀而使天下受

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為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不失其窠坐資給如吏卒之為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脩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作奸欺植黨與納貨賂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于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列布於後以希次補者又已不過此等人矣蓋自其為臺諫為侍從而其選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則亦無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屬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欲其無所害於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於此哉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則庶幾乎得之矣蓋不求其所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愛其自任之者而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為

燕私近習一時之計子為宗社生靈方世無窮之計陛下誠以此取之以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此今日急務之二也至於振爾紀綱變化風俗之說則臣前所謂勤於立政而善政卒不得立者亦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心憂勤願治不為不至豈不欲夫綱維之振風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大夫之間志趣卑汗廉耻廢壞顧猶以為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矯革之也蓋明於內然後有以齊乎外無諸已然然後可以非諸人今官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窳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自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奸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而不

欲深究切之且如頃年乃伯連帥嘗以有賊汗不法聞者矣鞫治未竟而已有与郡之命及臺臣有言則遂与之祠祿而理為自陳至於其所藏匿作過之人則又不復逮捕付獄名為降官而突以解散其事此雖宰相曲庇鄉黨以欺陛下然臣切意陛下非全然不悟其欺者意必以為人情各有私我既欲遂我之私則彼亦欲遂彼之私君臣之間顏情稔熟則其勢不得不少容之且以為雖或如此亦未至甚害於事而不知其敗壞綱紀使中外聞之腹非巷議皆有輕侮朝廷之心奸賊之吏則皆鼓舞相賀不復畏陛下之法令則亦非細故也又如廷臣爭議配享其間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則兩無所問而并去之監司挾私以誣郡守則不問其曲直而兩皆罷免監司使酒以凌郡守亦不問其曲直而兩皆与祠宰相植黨營私孤負任使則曲加保全而使之士臺諫懷其私恩陰拱不言而陛下亦不之問也其有初自小官擢為臺諫三四年間趨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年除歲過至極其選一日論及一二武臣罪惡則便斥為郡守而不与職名從臣近典東歲遠帥西蜀一遭飛語則体究具折无所不至及究折來上而所聞不突則亦无行遺而或反得超迁御史言及歲漕則名禱御列而突奪之權其所言者則雖量加緘削而繼以准用臣伏見近年推有王所假借自餘百事多務舍容曲直是非兩无所問但聞聖意以謂如此處置方得均平此誠堯舜之用也然臣於此切有疑焉若推其本則臣固已妄論於前只據平之一字而言則臣於易象教而為其施之言切有惑也蓋古之徵為平者必以其物之大小高下之如一則其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以為大不平也故命堯舜之治既幸元龍必效其堯舜此又易象所謂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者也蓋善者天之所與也惡者天之所不與也是以天之為道既福善而禍淫又以賞罰之權寄之司牧使之有以補助其禍福之所不及然則為人君者可不謹執其柄而務惟陛下深留聖意從班之中資否尤雜至於終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聽者顧亦隨羣逐隊排連償補其桀黠者乃敢造飛語立

橫議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凶焰反撓公議而從之聖諫亦不敢以聞於陛下而請其罪臣聞古先聖王數求哲人俾輔後之持而此人趣操不謹俱為身害乃敢陰為譏謔陛下視此綱肆冊時遂其奸謀不為國計欲望聖怒密賜旨問紀為如何耳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綱紀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皆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万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後廉耻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眾排指為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感聖慮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弄鈔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向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眾以為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变故雖有伏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為識者之愛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奸萌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推其平日自持安寧便謂此等人才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孝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

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无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弃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顛顛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為伏節死義之卒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言也雖以臣知陛下聖孝高明識慮深遠決然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小人敢託聖訓以蓋其奸而其為害至於足以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為過計之憂也陛下視此風俗為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變革之耶此今日急務之三四也至於愛養民力脩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未克而宰相臺諫之職重政之未修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也是數者皆已極陳於前矣今請即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策名之必可指擬者另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无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其為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自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羨矣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缺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毀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為賢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虐豈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

存
存
存

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賦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屬尚末論也臣伏見相宗

催理官物已又九分以謂之破分諸司即行往催族曹亦置不問由是州縣得其贏餘以相補助貧民此小施文亦得延以特

也亦自曾濼用事始除此法尺州縣用之必以此為隱漏悉行拘催於民民困窮物象分錄兩尺費登足曾懷以此建身多取幸而

生靈受害冤痛日深得財失民得為不可况今政類重民卒流

正所謂財者又將死有可得之理若不早救必為害臣每讀大

李卒章見其所論小人之使為國家蓄善並至雖有善者亦无如

之何者其言丁字痛切未嘗不為寒心其次則陛下所用之宰相

不能擇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臺諫不能公行糾劾而惟快己意之愛憎是以監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賢者或反以舉職業忤臺諫而遭斥逐也至於監司太多而事權不歸於一銓法雖密而縣令未嘗擇人則又其法之有未善者然其本正則此等不難區別其本未正則雖或舉此臣恐未見其益而反有害也又嘗即夫軍政之不修而推之則臣聞日者諸將之求進也必

先措冠士卒以益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為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為而可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只此一事有耳若無樂聞有口者無不道然以其門戶幽深蹤跡詭秘故無路得以窺其交通之實狀是以雖或言之而陛下終不信也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其孰肯抑心下首於官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固不知其然而猶望其脩明軍政激勸士卒以疆國執豈不悞哉然將帥之不得人非獨士卒之受其弊也推其為害之極則又有以及乎民者蓋將帥得人則乃籍蔽而儲蓄美屯田立而漕運省今

為將帥者如此則固無望其肯核軍實而豐儲蓄矣至於屯田則彼自營者尤所不原故朝廷不免為之別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兵屯之眾資其撥遣則又不免使參其務然聞其占護軍人不肯募其願耕者以行而疆其不能者以往至屯則偃蹇不耕而反為民田之害使者文吏其力蓋有所不能制者是以陛下欲為之功而久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運煩費諸州苗米至或盡數起發而無以供州兵之食則加耗斛面之弊紛紛而起而民益困矣又凡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類往往亦為供軍之故而不可除若屯田立而所資於諸路者減則此厲庶乎其皆可禁矣今乃不然則是置將之不善而害足以及民也凡此數者根株深固枝條廣闊若不誠無不正則必能出私帑以歸版曹矣版曹不至甚缺必能復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以寬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宰相以選牧守矣擇其謹以公刺舉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嚴官官兵將交通之禁而以屬將屬宰相矣宰相誠得其人則必能為陛下擇將帥以作士氣討軍實廣屯田以省漕運矣上自朝廷下達州縣治民典軍之官既皆得人然後明詔宰相議省監司之員而精其選重其責又詔銓曹使以縣之劇易分為等差而常切詢訪天下之官吏能為縣者不拘薦舉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補最劇之縣果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則黜而退之凡州縣之間無名非理之供橫斂巧取之政其甚甚而可去者可以漸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寬矣至於屯田之利則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軍士使者招游民各自為屯不相牽制其給授課督賞罰政令各從本司自為區處軍中自有將校可使不須別置官吏使者則聽其辟置官屬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官通知兵農之務兼得軍民之情者一員為屯田使總治

兩司之政而通其奏請趣其應副又以歲時按行察其勤墮之實以行誅賞如此則兩屯心競各務其功田事可成漕運可省而諸路無名非理之供橫斂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獲已而未可盡去者今亦可以悉禁民力庶乎其益裕矣此今日急務之五六也

一事如臣之策亦足將來將帥得人之後亦可施行若將帥止如此日知恐使壞備而已成之功九補將帥與屯之實則之補備此水少之後廣招流亡片行民屯之策以資別類仍認備臣等功論訪利病之未及者條具以聞然若隨事應軍及時措置庶幾已

有之端不至動搖也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備精勞力以求止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故所謂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務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緩者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使大本誠正急務誠脩而治效不進國勢不強中原不復仇慮不滅則臣請伏斧鉞之誅以謝陛下陛下雖欲赦之臣亦不敢承也然又切聞之今日士大夫之論其與臣不同者非一及究其實則皆所謂似是而非者也蓋其樂因循之無事者則曰陛下之年寢高而天下亦幸無事年寢高則血氣不能不衰天下無事則不宜更為庸人所擾其欲奮勇而有為者則又曰祖宗之積憤不可以不撫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復以此為務則聖心不待勸勉而自強舍此不圖則雖欲策厲以有為而無所向望以為標準亦卒歸於委靡而已凡此二說亦皆有理而臣輒皆以為非者蓋樂因循者知聖人之血氣有時而衰而不知聖人之志氣無時而衰也知天下有事之不可以苟安而不知天下無事之尤不可以少怠也況今日之天下又未得為無事乎且以衛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以求規諫而作抑戒之詩以自警使人朝夕誦之不離於其側此其年豈不甚高而其戒謹恐懼之心豈以是而少衰乎况陛下視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責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千萬於武公者臣雖

不肖又安敢先勳陛下於武公之下而直謂其不能乎且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耽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無事之可為尚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況今天下雖若未有目前之急然民貧財匱兵情將驕外有強暴之變身內有愁怨之軍民其他難言之患隱於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接者近在堂奧之間而遠在數千里之外何可勝數堂奧之喻肥陳陛下少追計其前既未有可見之效却顧於後又未有可守之規臣切見尋常之人將欲屬人以至微全細之事猶必為規度使其尺善然後所屬之人有所持循而不失吾之所以屬之之意况有天下者將以天下至大之事屬之於人而不先為及善可守之規以授之乎然臣於此事不敢言若蒙聖明少加聖慮則當此會也臣每憂備率罪當乃死伏惟陛下裁赦亦安得遽謂無事而遂以逸豫觀之乎其思奮厲者又徒知恢復之不可忘頽墮之不可久然不知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難除也誠能先其所難則其易者將不言而自辦不先其難而徒欲僥倖於其易則雖朝夕談之不絕於口是亦徒為虛言以快一時之意而已又况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能立講和遂使宴安耽毒之害日滋日長而坐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維解弛冀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乎故臣不敢隨例迎合苟為大言以欺陛下而所望者則惟欲陛下先以東南之未治為憂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脩政事庶幾真實功效可以馴致而不至於別生患害以妨遠圖蓋所謂善易者不言易而真有志於恢復者果不在於撫劔抵掌之間也論者又或以為陛下深於老佛之妄而得其識心見性之妙於古先聖王之道蓋有不約而自合者是以不悅於世儒之常談死法而於當世之務則寧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說為可取今乃以其所厭厭鄙薄者陳於其前亦見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為此亦似是而非之論非所以進盛德於日新也

彼老子淳屠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為真實而彼以性命為空虛也此以為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粲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為空則徒知寂滅為樂而不知其為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脩之則体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脩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橫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廓徹灵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乱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故自古為其孝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考其終則誠淫邪道之見鮮有不作而害於政事者是以程顥常闢之曰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而實分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孝自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是謂正路之棒無聖門之蔽塞關之而後可與入道嗚呼此真可謂理到之言惜乎其未有以聞於陛下者使陛下過聽疑徒誑妄之說而以為真有合於聖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為二術而以儒者之孝為最下則臣切為陛下憂此心之害於政事而惜此說之布於來今也如或未以臣言為然則聖賢不為不高學之不為不久而所以正心脩身以及天下者其效果安在也是豈可不思其所以然者而亟反之哉臣聞仁宗時有程顥者數願其得孔子孟以來不傳之緒同時又有邵雍張載相與約遂使聖道開而復明其功甚大俗儒淺孝既不以穎其繼與奸人翻夫又以其言居必誠敬動由禮義有善於己之所為以故相與忠疾指為道學而加以詆毀焉臣已累論於前矣夫世俗天知既以
而後過於其意耳取說拜行人心頗憐无所思推力至於此正
閱馬父之所為也今數願等所著之書願藏冊府陛下試取而
言以表章之則正心之說不惟自得而所以
正人心亦在是矣伏惟陛下深留意也若夫管商功利之說則又陋矣陛下所以取之者則以既斥儒者之道為常談死法而天下之務且至於前彼淳屠之學又不足以應之是以有味乎彼

之言而異其富國強兵或有近效耳然自行其說至今幾年而國
 日益貧兵日益弱所謂近效者亦未之見而聖賢所傳生財之道
 理財之義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則固所以為富強之大而反未有
 講之者也豈不誤哉全議者徒見老佛之高管商之便而聖賢所
 傳明善誠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初無新奇可喜之說遂以為常
 談死法而不足學夫豈知其常談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
 活法固非老佛管商之陋所能彷彿其萬分也哉伏惟陛下察臣
 之言以究四說之同異而明辨之則知臣之所言非臣所為之說
 乃古先聖賢之說非聖賢所為之說乃天經地義自然之理雖以
 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聖顏曾伋軻之賢而有所不能違也則於
 臣之言與夫論者之說其為取舍從違不終日而決矣抑臣於此
 又切有感而自悲焉蓋臣之得事陛下於今二十有七年矣而於
 其間得見陛下數不過三自其始見於隆興之初固嘗輒以近習

為言矣辛丑再見又嘗論之今歲三見而其所言又不過此臣退
 方下土田野之人豈有積怨深怒於此曹而固欲攻之以快己私
 也哉其所以至於屢進不合而不敢悔者區區之意獨為國家之
 計而不敢自為身謀其愚亦可見矣然自頃以來歲月逾邁如川
 之流一往而不復反不惟臣之蒼頭白髮已迫遲莫而切仰天顏
 亦竟非昔時矣臣之鄙滯固不能別有忠言奇謀以裨聖聽而陛
 下日新之盛德亦未能有以使臣釋然而忘其夙昔之憂也則臣
 於此安得不深有感而重自悲乎身伏衡茅心馳魏闕切不勝其
 愛君憂國之誠敢冒萬死刻瀝肺肝以效野人食芹芡葑之獻且
 以自乞其不肖之身焉臣區區私計輒冒風顛并此陳述臣賦性
 拙是不堪從官所以一向切食詞後九任豈不知有致命之
 義亦非枯无消物之心寧為退讓蓋以避禍中問稍蒙任使果
 自速難階七年之間指身无所今者一出又改命幸賴聖明
 全生忽始曾其結秩使足似免於能寒進慎官資使足以延
 此皆已非臣平生意望所及天地之恩不啻厚矣今者奏疏上
 感陛下虛心屈已容受在言故竭平日憂國之誠以畢前日願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五

封事

已酉擬上封事

朱文公

具位臣朱熹敢拜手稽首言曰臣竊惟皇帝陛下有聰明睿智之
 姿有孝友溫恭之德有寬仁博愛之度有神武不殺之威養德春
 官垂二十一年一旦受命慈皇親傳大寶龍飛虎變御極當天凡在
 覆載之間稍有血氣之屬莫不延頸踵觀德聽風而臣適逢斯
 時首蒙趣召且辱賜對得近日月之光感幸之深其敢無說以效
 愚忠之一二蓋臣聞古之聖賢窮理盡性備道全德其所施為雖
 無不中於義理然猶未嘗少有自足之心是其平居所以操存省
 察而致其懲忿窒慾汙善改過之功者固無一念之間斷及其身
 之所履有大变革則又必因是而有以大警動於其心焉所以謹
 初始而重自新也伊尹之告太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又曰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
 初生自貽若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肆惟王
 其疾敬德蓋深以是而望於其君其意亦已切矣今者陛下自儲
 貳而履至尊由監撫而專聽斷其為身之变革孰有大於此者則
 凡所以警動其心而謹始自新者計已無所不用其極矣而臣之
 愚猶切有懼焉者誠恐萬分有一所以警動自新之日或未悉幸
 則寡孽之萌將有作於眇綿之間有於防慮之外者是以輒忘疎
 賤而妄以平日私憂過計之所及者深為陛下籌之則若講學以
 正心若修身以齊家若遠便嬖以近忠直若抑私恩以抗公道若
 明義理以絕神奸若擇師傅以輔皇儲若精選任以明體統若振
 綱紀以厲風俗若節財用以固邦本若修政事以養民力是十
 者皆陛下所當警動自新而不可一有闕焉者也臣不勝犬馬愛
 君憂國之誠輒取事為之說而昧死以獻謹條其事如左

其一所謂講孝以正心者臣聞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濁而流汗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一以正心爲本然本心之善其体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嘗試驗之一日之間声色臭味游衍馳驅土木之華貨利之殖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間心旌湛然善端呈露之時蓋絕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孝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於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孝則又有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孝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矜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稽之事則無當者孝之邪也孝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孝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故講孝雖所以爲正心之要而孝之邪正其繫於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二所謂脩身以齊家者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脩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妾齊体於上妾承接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声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捨義是以雖有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

者苟非正心脩身動由禮義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宮壺杜其請託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二所謂遠便嬖以近忠直者臣聞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言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言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

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誦詆切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薰染使人不自知竟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有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苟非心正身脩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威靈也本朝大儒程頤在元祐間常進言於朝以為人主當使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此皆切至之言也然後主不能用亮之言故卒以黃皓陳祗而亡其國元祐大臣亦不能白用頤說故紹聖元符之禍至今言之

猶可哀痛前事不遠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四所謂抑私恩以抗公道者臣聞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倘於其間復以新舊而為親疎則其偏黨之情褊狹之度固已使人憫然有不服之心而其好惡取舍又必不能中於義理而甚則至於沮謀敗國妨德亂政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蓋左右駟役橫加官賞官府察厲例得褒遷固不問前例之是非而或者又不問其有無此固舊事之失而不可以不正况今又有蚤懷奸心預自憑結者又將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而不顧其仰累於聖德妬賢嫉能禦下蔽上而不憂其有害於聖政也苟不有以深抑私情痛加屏絕則何以明公道而服衆心革宿弊而防後患乎唐太宗之責龐相壽曰我昔為王為一府作主今為天子為四海作主為四海作主不可偏與一府恩澤若復令爾重位必使為善者皆不用心正為此也又况有國家者當存遠慮若漢高祖之戮丁公我太祖之薄王溥此其深識雄斷皆可以為後聖法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五所謂明義理以絕神奸者臣聞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禍福皆其自取未有不為善而以謫禱得福者也未有不為惡而以守正得禍者也而况帝王之生實受天命以為郊廟社稷神人之主苟能脩德行政康濟兆民則災害之去何待於禳福祿之來何待於禱如其反此則獲罪於天人怨神怒雖欲辟惡鬼以來真人亦無所益又况先王制礼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報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日皆有常度明有礼樂幽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間隔苟禮之所不載即神之所不享是以祭非

其鬼即為淫祀淫祀無福經有明文非固設此以禁之乃其理之自然不可得而易也其或恍惚之間如有影響乃是心無所主妄有疑憂遂為巫祝妖人乘間投隙以逞其奸欺証惑之術既行則其為禍又將無所不至古今以此坐致亂亡者何可勝數其監蓋亦非遠苟非致精孝問以明性命之理使此心洞然無所疑惑當有即有當無即無則亦何懼以秉禮執法而絕妖妄之原乎先王之政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疑眾者皆必誅而不以聽其慮深矣然傳有之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明於方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則其為妄蓋亦不甚難察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六所謂擇師傅以甫皇儲者臣聞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

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為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案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誅謗之木敢諫之鼓警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二三公之尊有二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廁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季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疎畧矣蓋其所以教

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寮屬具負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札而無歲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官官近習婦除超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傳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丞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畧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其七所謂精選任以明體統者臣聞人主以論相為政宰相以正君為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為重亦不以趨和承意為能不以經世宰物為心而以容身固寵為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矢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莫知以為慮者是不可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己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今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諫敢言之士使為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羣小陟罰臧否之行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彊綱維不牽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臣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和臣不忠且以唐之太宗之聰明英

武號為身兼將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閑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施行蓋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惟聖明留意則天下幸甚

其八所謂振綱紀以厉風俗者臣聞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馭之於下也何謂綱紀下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

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耻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為務一有端言止色於其間則羣譏眾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洒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厉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為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可使管子少知治体是豈可不為寒心也哉

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惟聖明留意天下幸甚其九所謂節材用以固邦本者臣聞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